

# 日治臺北市「社會經濟—都市空間」變遷史料初探

## —工場名簿顯現的臺北市產業概況\*\*\*

江甫晏\* 鄭安佑\*\*

**關鍵字：**日治時期、臺北市、工場名簿、地理資訊系統、都市史

### 摘要

臺灣建築史學界的日治及當代都市相關研究在 2000 年代陸續提出。面對日治時期的都市聚落，除了都市計畫與街區改正計畫帶來的實體空間變遷外，宏觀結構變遷下個人尺度所形成的社會經濟謀生景致轉變也是都市史近期的重要研究取徑。

本研究以近代工業研究的重要經濟史料「工場名簿」對日治時期臺北市的產業空間進行初步探索。工場名簿內容包含工場名稱、所在地、所有人、產品、雇用職工數及設立年月等資訊，時間範圍自 1929 至 1940 年，是少數兼具貫時性且適用於都市內部研究尺度的史料。透過將 1929-1941 年工場名簿中所載設立於臺北市之工場進行數化、跨年份比對，除米業之外共取得 1727 間工場登記，其中 1306 間存有歷年雇用職工數資料。

研究統計發現，至 1930 年代臺北市仍有 450 間左右的工場長年雇用規模小於 5 人，長年雇用人員數平均大於百人者不到 30 間，顯現小型工場仍為日治時期工場主要的運營模式。以地理資訊系統呈現各町的統計結果可知，主要的工場及僱工集中在大稻埕地區，且大幅超過同為清代「三市街」的艋舺以及臺北城內僱工規模，但大稻埕地區的歷年僱工人數略有下降的情況。超過百人的工場當中，座落於大稻埕者多為茶葉、民生用品業，臺北城西北側則有大型印刷業，其它業種的大型工場則散落在 1905 年市區改正都市計畫之外的邊陲空間。

---

收件日期：                   ；接受日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文化與資產研究所碩士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Email: yuzu40@gmail.com）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Cheng Shiu University

\*\*\*本研究感謝 112 年度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 一、緒論

臺灣建築史學界的日治及當代都市相關研究在 2000 年代陸續提出。面對日治時期殖民現代化下的都市聚落，發展出十分多元的研究取徑。本文著眼於「社會經濟—都市空間」變化的探討，嘗試以《工場名簿》資料探討日治時期台北市都市發展變遷下常民生產活動的概況與轉變。此研究途徑繼承臺灣建築史學界的聚落研究脈絡，試圖透過聚落研究傳統中的經濟的維生面向，補充過去政治經濟學取徑下，未能被書寫的日常。

### 1.1 政治經濟學與都市社會學式對日治時期台北的研究

在政治經濟學取徑之下，日治時期台北城市發展的研究首重主題為都市計畫的政策推動，從下水道工程起始，而後陸續進行城內、城外東南門及全市的市區改正，最終擴展為大台北市都市計畫。黃世孟（1987）、張景森（1991）、徐裕健（1993）、簡博秀（1996）、黃武達（1997, 2000）等，對於計畫發展變遷的政治背景、各期規劃目標、空間結構規劃的發展，如中心與邊陲概念、道路結構、公共空間規劃等已進行了大量分析。

而在都市社會學取徑當中，蘇碩斌（2001）《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以社會學角度探討都市空間變遷中，地方組織與傳統社會弱化的過程。賴進貴、葉高華、王韋力（2004）的〈日治前、中期臺北盆地之聚落空間結構變遷—歷史地理與地理資訊結合初探〉，則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結合人口調查資料，顯現台北都市變遷過程中各區位台人與日人空間權力的消長。

### 1.2 經濟維生面向的都市史研究

建築取向聚落研究在面對由臺灣傳統城市轉變為現代都市的過程時，進行了研究方法的調整，以深化方法論。由於鄉村和都市在社經文化上的差異，更側重於「社會經濟面向」的分析，但同時限定於聚落空間範圍的「地方性研究」（徐明福，1992），以期突破泛論式的比較研究，更細緻地論述都市的「社會經濟—都市空間」關係，形成都市史的研究取徑。

鄭安佑等（2013）在〈指向經濟的都市成長—臺南市（1920-1941）空間變遷的社會經濟面向意義〉文中以政治經濟學式的認識為架構，運用官方文字、輿圖及統計資料，描述日治時期臺南市殖民政府推行現代化的空間計畫和經濟建設，有力者則利用政經軸線及經濟區位改變的機會，在公設市場附近規劃商場、在新式街道兩旁設立銀行、投資百貨大樓、建成了店鋪住宅。而市政中的稅收預算制度將私人資本的產出與行政機關的投入得以連接起來。該取徑在「經濟」一事上側重現代化的產業變遷、財稅制度建立、商業組織運作。

然而在持續思考「聚落中的經濟指的究竟應該是什麼」時，鄭安佑等（2018）〈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經濟—都市空間」的謀生景致—以 1934 年臺南市末廣町路、本町路與米街為例〉進一步認為臺灣聚落研究「維生的社會經濟面向」同樣對於理解都市聚落有其必要。當研究者的觀點回到以「謀生活動」指涉的維生的社會經濟面向時，空間上也自然地指向都市計畫中的傳統聚落既有紋理。而整合這多重空間紋理的，則是居民／常民的日常謀生活動。

## 二、「社會經濟－都市空間」變遷史料：「工場名簿」的特徵與研究方法

經濟面向的相關史料，官方的產業統計數據之外，「名簿」類型資料提供另一個了解日治時期生產活動的途徑。「工場名簿」是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彙整成冊的民營工廠登記資料，採條列收錄工場名稱、工場所在地、工場所有人、生產商品、雇用職工人數以及工場設立年月等基礎資料，並以產業別進行分類，是重要的日治時期文獻。

### 2.1 工場名簿的特徵

#### (1) 紀錄對象

日治時期的各式名簿資料，依其編纂目的及受眾，有各自篩選刊載商工資訊之標準。以台北市役所編輯的《台北市商工人名錄》為例，是以介紹市內商業活動為目的，集成該年度市內繳付 10 圓以上營業稅的商工業者名錄，除了生產工場外，也包含零售業及服務業者。然而，工場名簿的紀錄，是在 1929 年《資源調查法》對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進行全盤資源調查下的產物，殖民地部分除臺灣外，朝鮮、滿州、關東州、華北、樺太(庫頁島)等地亦皆有工場名簿資料的留存。調查方法以工場主填報調查票方式進行，且訂有呈報不實及拖延呈報的對應罰款，使政府能夠詳實掌握生產情況。臺灣方面，雖以「職工五人以上工場」為規定調查對象，但由於小型工場眾多，總督府亦將職工五人以下的工場進行調查登錄。以此調查背景，應可推測工場名簿為日治時期紀錄臺灣生產工場情況最詳實的資料。

#### (2) 紀錄年代

工場名簿的資料紀錄時間為 1929-1941 年共計橫跨 13 年期，其中僅有 1933 年因熱帶產業調查會舉行而未進行資料的集結出版，屬於連續型資料，便於中長期時段的觀察。另前述提及工場名簿紀錄內容包含工場名稱、工場所在地、工場所有人、生產商品、雇用職工人數以及工場設立年月等資料，然而在 1939 年開始，雇用職工人數項目雖仍有繼續進行調查，但在工場名簿中的個別工場雇用人數資料欄則被隱蔽，在統計使用上些微受限。

目前 12 冊工場名簿皆有留存，除州、市層級的統計書外，極少日治時期的經濟史料得以超越 10 年期的紀錄並完整保留至今。本次研究使用資料取用 2013 年由日本不二出版編輯復刻的《旧外地「工場名簿」集成》第一卷至第六卷。

#### (3) 紀錄空間資訊

1920 年，全臺行政區改制，共劃為州／廳、市／郡／支廳、街／庄、大字、小字六個層級。1922 年，台北市將中心的大字改制為町，往下再劃設丁目，郊區部分則維持大字和小字。工場名簿當中的工場所在地資訊，以台北市而言紀錄至「町」及「大字」的層級，亦即在此架構下，1929 年台北市的產業空間可以被劃分為 64 個町加上 10 個大字共計 74 個次級分區，有利於城市內的區域比較研究。而在日治時期的經濟史料當中，營業空間資訊更精準者亦有之，如 1900 年的台灣土商名鑑、各市的商工人名錄等皆以完整地址紀錄，得運用於更小尺度的街區空間研究。

#### (4) 產業分類

1929 首版的工場名簿中，依序記有紡織工業、金屬工業、機械器具工業、窯業、化學工業、製材及木製品工業、食料品工業、其他工業等八個大產業別，1930 年後的版本則在此架構下再進行細分。大產業別的變動僅有在 1934 年將原登載於其他工業的印刷與製本業獨立為印刷業、1939 年將原登載於其他工業的瓦斯業獨立，且將大產業別的登載順序重新排列為金屬工業、機械器具工業、化學工業、瓦斯業、窯業及土石工業、紡織工業、製材及木製品工業、食料品工業、

印刷業及製本業、其他工業。

1930年代的工場名簿對大產業別之下製造內容的細分，除1937、1938年之外，每年都有小幅度的項目增減，在機械器具及化學工業的部分尤為明顯。1930年的機械器具工業項目之下，再劃分為蒸氣罐製造業、原動機製造業、電器用機械器具製造業、農業用機械器具及土工具製造業、製糖用機械器具製造業、車輛製造業、造船業、其他機械器具製造業。而後隨著自動車工業的發展，陸續增加電池、車輪車軸、自動車製造等。這些詳細的產業分別，有助於協助都市史研究判別新興工業在都市空間的產業群聚與鏈結情況，但由於前後分類項目的差異，也需要研究者再依據登載生產內容對個別工場的行業分類進行更細緻的辨識。

## 2.2 工場名簿資料的處理方法

為了呈現對於臺北市「社會經濟—都市空間」的觀察，本研究將工場名簿臺北市部分進行了資料數化，並以GIS整合數化資料與歷史地圖進行分析。

### (1) 工場名簿的數化範圍與方式

本次對工場名簿的數化，空間範圍為1922年所劃設的臺北市轄下64個町加上10個大字，時間範圍從1929年至1941年，產業別範圍為除去精米業、脫殼業以外之全部工場。數化方法採用工場逐家比對方式，紀錄首次出現時的工場名稱、工場所在地、工場所有人、生產商品、雇用職工人數以及工場設立年月等資料，而後將同一間工場不同年期的職工人數資料接續為長時段的連續紀錄。若遇一工場更改工場名稱、工場位置或工場主變更，但仍可依其他登記欄位或參考歷史文獻辨識具有接續的關係，則以註記變更年份及變更後資訊進行彙整，但在總體家數、長年雇用人數的統計上，將其視為同一工場。以此形式建立日治時期臺北市內工場位置與營業規模變動的基礎資料。

### (2) 歷史地圖數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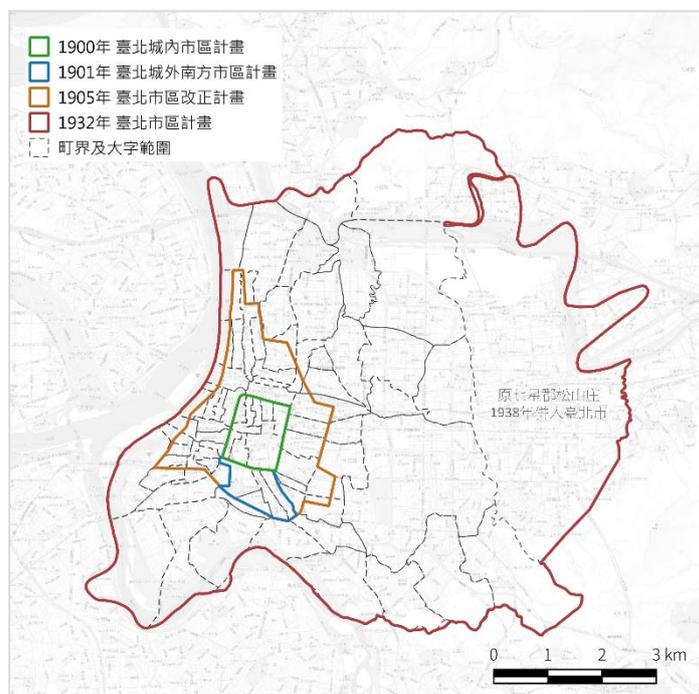


圖 1 本研究地圖數化套疊成果

空間歷史圖資本次數化臺北市1900年城內市區計畫、1901年城外南方市區計畫、1905年市區改正計畫、及1932年臺北市區計畫等四個都市計劃範圍。行政區部分則採用中央研究院數化1932年臺北市街圖中的各町界範圍。

由於地圖精度差異，直接套疊將產生畫面過於凌亂問題，故各期都市計畫範圍圖資數化除描繪原始地圖外，亦針對圖面資訊進行判讀，對照現今街廓略作修正（**錯誤！找不到參照來源。**）。

### 三、初探工場名簿顯現出的 1930 年代台北城市生產空間樣貌

由於前節所提，各年期對於大產業項下之行業細分持續變動，需透過研究者重新辨識各工場產品再給予統一歸類，而後進行長期的比較。目前此分類工作仍在進行當中，故本次研究先呈現《工場名簿》顯現的 1930 年代臺北市工場的總體情況，包含數量與規模、各區域雇用職員工總量情況，並針對特殊的大型工場進行產業與區域的分析。

#### 3.1 工場的數量與規模

1929-1941 年工場名簿資料數化後可得各年份臺北市工場及職工登記數量如表 1，工場家數與總體的職工數量皆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將歷年的工場進行跨年份比對後，除米業之外共取得 1727 間工場登記，其中 421 間首次登記於 1939 年之後，未記錄到雇用職員人數資訊，扣除後可得 1306 間工場存有歷年雇用職工數資料。求取 1306 間工場的 1929 年至 1938 年間各間工場每年雇用人員數平均數，再加以規模分級統計可得表 2。此表顯現在日治後期的 1930 年代，臺北市內長年雇用規模小於 5 人的工場占總工場家數約三分之一，10 人(含)以下規模工場達到三分之二，長年雇用人數大於百人之工場則僅有 25 間，小型工場仍是主要生產模式。

表 1 1929 年-1941 年臺北市內工場登記數量及總職工數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工場間數	422	464	522	548	559	584	623	680	673	651	689	764
總職工數	9,951	9,170	10,271	9,992	9,897	10,528	11,146	11,796	12,460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統計

表 2 1929 年-1938 年臺北市內工場每年職工人數平均數級距表

每年職工人數平均數	< 5	5-10	11-20	21-50	51-80	81-100	101-200	>200	總計
工場間數	454	428	165	134	87	13	19	6	1306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統計

#### 3.2 各町雇用職員工總量變化情況

在存有雇用職工數資料的 1929 至 1938 年之間，臺北市在 1932 年發布了「臺北市區計畫」，是繼 1905 年以串聯大稻埕、艋舺、城內為目標的「市區改正計畫」後，超過 20 年後再度發布大範圍的都市計畫。該計畫之提出緣於臺北市的人口成長超過前次計畫預期，因此擴展城市範圍。此範圍除覆蓋 1922 年町名改正時修改的所有町與大字範圍，再更往東擴及至基隆河邊界，即原七星郡松山庄區域（約今日松山區及信義區）。本次研究選取工場名簿起始及結尾的 1929 年、1938 年，以及臺北市區計畫發布 1932 年，製圖觀察臺北市工場雇用職員工於各町及大字內分布比例，並以臺北市歷次都市計畫區域為範圍比較區域間的生產情況。

首先討論 1900 年即進行規畫整理的臺北城內，其東南側為官署、學校街區，沒有工場登記，西北側區域容納較多生產人口的區域為榮町，在 1929 年至 1938 年期間雇工在台北市總體的佔比沒有產生明顯波動。《工場名簿》中榮町登記的工場業別主要為印刷業，尤其座落於此的日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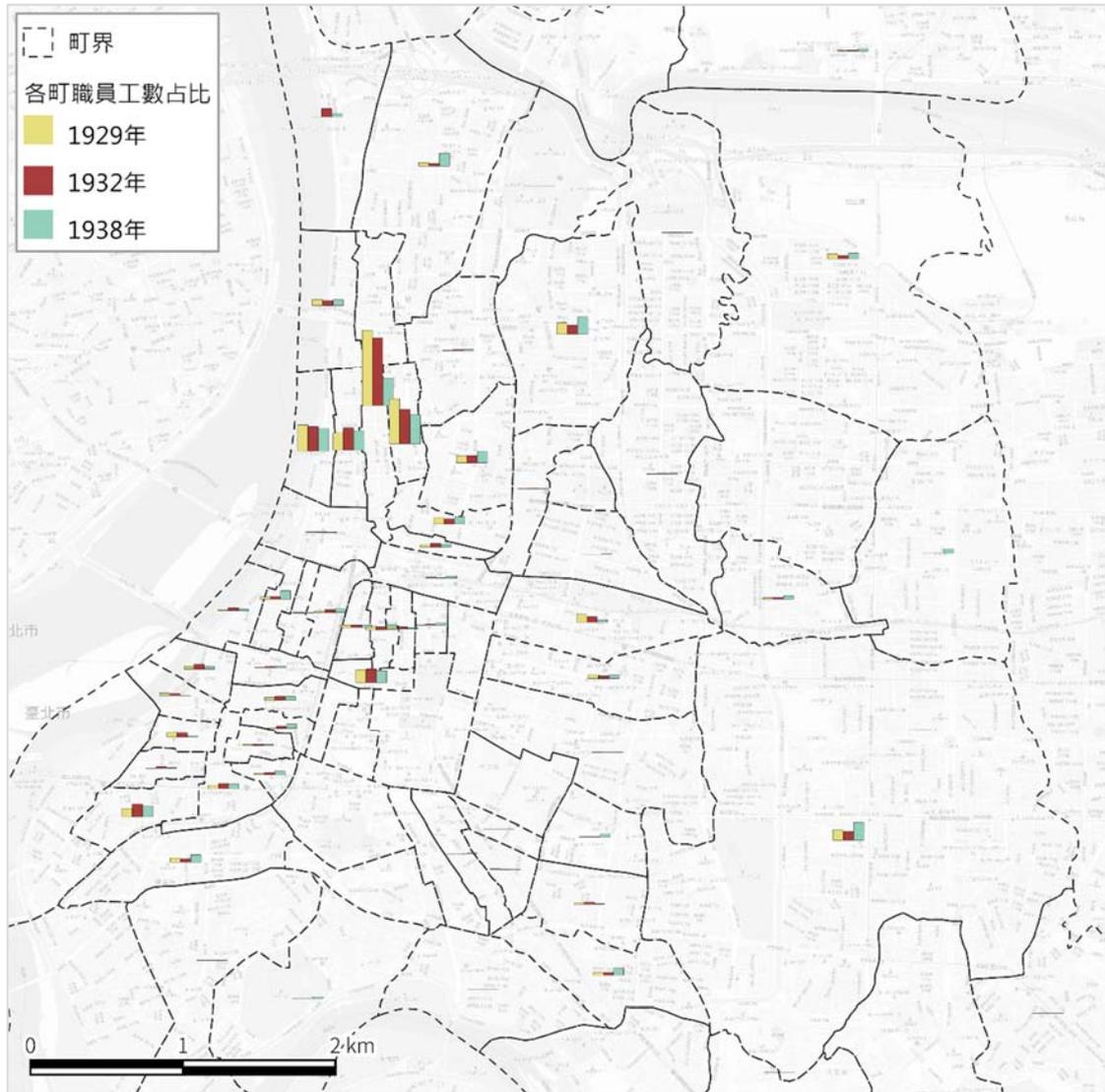


圖 2 各町工場職工數佔臺北市職工數比例變化圖

表 3 1929年-1938年太平町及日新町內工場職工人數及佔比

數值 / 年分	1929	1930	1931	1932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太平町內工場 雇用人數	2,476	1,846	2,305	2,238	1,102	1,319	1,260	1,169	1,120
太平町內工場 雇用人數佔比	24.9%	19.0%	22.4%	22.4%	11.1%	12.5%	11.3%	9.9%	9.0%
日新町內工場 雇用人數	1,460	1,388	1,441	1,115	1,219	1,517	1,336	1,289	1,174
日新町內工場 雇用人數佔比	14.7%	14.3%	14.0%	11.2%	12.3%	14.4%	12.0%	10.9%	9.4%

報印刷工場聘僱職員工長年維持在 300 人左右，佔此町職工總數約五分之三。而 1901 城外南方市區計畫施行的區域，幾乎沒有工場設立。

1905 年街區改正計畫的範圍包含清代開始即發展的三市街（城內、大稻埕、艋舺）範圍，以及台北城牆以東的幾個街廓。此範圍當中，淡水河邊的港町、永樂町、太平町、日新町，即大稻埕地區，明顯為臺北市 1930 年代工場雇用人口最多的區域，且大幅超過同為三市街的艋舺及臺北城內生產規模。大稻埕地區除瓦斯業及窯業外，幾乎囊括所有產業別，其中最重要者仍屬製茶業，《工場名簿》中共計留下近 200 間製茶業工場登記資料，分別於日新町 80 餘家、太平町 50 餘家、港町 30 餘家、永樂町 20 餘家。長期變化方面，相較於其他區域多為持平或增長，太平町、日新町內職工人數占比有明顯的逐年降低，從歷年的職工數據來看，也確實有明顯的流失情況，尤其太平町正好在 1932 年都市計畫發布 2 年後（1934 年）即出現明顯的職工人數斷層，都市擴張政策是否帶動了當地人口的外流或產業的轉型與遷移，值得後續追蹤研究。在 1905 年街區改正範圍之外的區域，大致在 1932 年後比例有小幅增長，圖中可看見職工數佔比增加者有大稻埕北邊的大龍峒町、今捷運中山站處的宮前町以及大安地區，但與原先市中心區域仍有明顯的差距。

### 3.3 百人以上規模工場的區位

為了對日治時期臺北城市生產空間有更具體的理解，本研究從《工場名簿》資料中篩選出 1929 年至 1938 年間曾經雇用超過百人的大型工場（表 4），再進一步透過不同年期之《商工人名簿》及歷史文獻確認工場地址，而後比對中央研究院收藏歷史圖資《臺北市舊地籍圖》上的地號位置，繪製為日治時期臺北市大型生產工場位置圖<sup>1</sup>。（圖 3、圖 4）

如以 1932 年作為分界觀察都市擴張政策前後的大型工場產業變化，首先是產業別明顯增加，1932 年後的鑄物業、皮革製品業、食品工業、化學工業、原動機類製造業，都出現了百人以上大規模工場。在原有的產業別當中，製茶業的家數明顯減少，印刷及紡織業則有增長。從業種分布情況來看，製茶業大型工場仍主要聚集於大稻埕，印刷業大型工場位於台北城西北側區域，其他產業因大型工場數量較少，於此圖上無法看到無明顯的群聚情況。

而新增加的產業別，多數位在 1905 年市區改正的最北側邊緣，以及 1932 年後才納入市區計畫的範圍，此現象是源於大型工場需要較大腹地空間，屬於資本自由選擇下的結果，或空間制度上有類似使用分區的限制導致，需要後續研究。更細部而言，大型工場新發展的地區為鄰近到城的大橋町與大龍峒町下半部，以及現今華山文創園區（台北酒廠）以東的一小區域。座落於這兩處的工場，皆非由於鄰近原料生產地考量而設立，其地理空間上的優勢為何，以及大型工場對當地生活空間與人群帶來的變化情況，值得未來進一步探討。

## 四、結論

本研究透過《工場名簿》資料的整理及製圖，初步討論日治時期 1930 年代臺北生產工場的經濟維生活動變化。從中可以看到整體生產中心仍高度偏重於大稻埕區域，但已產生明顯的雇用人數減少現象。臺北城西北側則有大型印刷業的聚集。臺北城市的擴張方向，後續研究值得繼續探討大橋町、大龍峒區域，以及台北酒廠以東區塊的發展，探討日治時期臺北城市擴張進程中工業化產業的選址考量與對當地常民生活空間帶來的影響。

<sup>1</sup> 表中有三家工場因查無明確地址，未繪製於圖中。分別為德茂製茶工場、臺北州滿州向茶出荷組合、臺灣メリヤス(編織)株式會社。

表 4 《工場名簿》紀錄臺北市職工數超過百人工場

區域	1929年-1932年職工數曾超過百人工場 (所在地, 最高雇用職工人數)	1934年-1938年職工數曾超過百人工場 (所在地, 最高雇用職工人數)
1900年 城內市區計畫	<p><b>印刷業</b></p> <p>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聞社工場(榮町, 304人)</p>	<p><b>印刷業</b></p> <p>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聞社工場(榮町, 320人)</p> <p>小塚本店印刷所(京町, 101人)</p>
1905年 市區改正計畫	<p><b>製茶業</b></p> <p>合源茶行(太平町, 129人)</p> <p>株式會社建泰茶行製茶工場(太平町, 106人)</p> <p>護記泰昌製茶工場(太平町, 111人)</p> <p>文裕茶行(太平町, 131人)</p> <p>錦茂茶行(太平町, 561人)</p> <p>榮興茶行(太平町, 167人)</p> <p>發記茶行(太平町, 217人)</p> <p>德茂製茶工場(日新町, 119人)</p> <p>悅記茶行(日新町, 117人)</p> <p>馥源茶莊(日新町, 104人)</p> <p>永裕茶行(日新町, 334人)</p> <p>錦茂茶行分工場(日新町, 110人)</p> <p>義興吉茶行(港町, 129人)</p> <p>義和洋行製茶工場(港町, 134人)</p> <p>錦記製茶株式會社(港町, 139人)</p> <p>謙茂製茶工場(永樂町, 107人)</p> <p>信記茶行(永樂町, 152人)</p> <p>三井製茶仕上工場(築地町, 116人)</p> <p><b>紙製品業</b></p> <p>福壽公司金銀紙工場(太平町, 185人)</p>	<p><b>印刷業</b></p> <p>臺灣新民報印刷部(末廣町, 106人)</p> <p><b>製茶業</b></p> <p>文裕茶行(太平町, 113人)</p> <p>錦茂茶行(太平町, 178人)</p> <p>馥源茶莊(日新町, 104人)</p> <p>臺北州滿州向茶出荷組合(日新町, 138人)</p> <p>株式會社大裕茶行(日新町, 166人)</p> <p>芳泉茶莊(日新町, 103人)</p> <p>義和洋行製茶工場(港町, 106人)</p> <p>錦記製茶株式會社(港町, 176人)</p> <p>文山製茶工場(港町, 101人)</p> <p>三井茶行(港町, 134人)</p> <p>信記茶行(永樂町, 152人)</p> <p>三井製茶仕上工場(築地町, 230人)/日東拓殖農林株式會社臺北支店(築地町, 372人)</p> <p><b>鑄物業</b></p> <p>金合製作所(大橋町, 131人)</p> <p><b>皮革製品製造業</b></p> <p>南萬生製靴工場(太平町, 144人)</p>
1932年 市區計畫範圍	<p><b>製糖業</b></p> <p>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臺北製糖所(綠町, 218人)</p> <p><b>發火物製造業</b></p> <p>臺灣爆竹煙火株式會社(河合町, 437人)</p> <p><b>窯業</b></p> <p>臺灣煉瓦株式會社圓山工場(下埤頭, 166人)</p> <p><b>紡織業</b></p> <p>日華紡織株式會社臺灣工場(大安, 342人)</p> <p>臺灣蠶絲株式會社生絲工廠(崛江町, 115人)</p>	<p><b>製糖業</b></p> <p>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臺北製糖所(綠町, 235人)</p> <p><b>發火物製造業</b></p> <p>臺灣爆竹煙火株式會社(河合町, 397人)</p> <p><b>窯業</b></p> <p>臺灣煉瓦株式會社圓山工場(下埤頭, 248人)</p> <p><b>紡織業</b></p> <p>臺灣苧麻紡織株式會社臺北工場(大安, 689)</p> <p>臺灣メリヤス(編織)株式會社(大安, 105人)</p> <p>臺灣織物株式會社(大龍峒町, 118人)</p> <p>國防被服株式會社(大龍峒町, 114人)</p>

區域	1929年-1932年職工數曾超過百人工場 (所在地, 最高雇用職工人數)	1934年-1938年職工數曾超過百人工場 (所在地, 最高雇用職工人數)
	<p><b>樟腦業</b></p> <p>日本樟腦株式會社臺北支店(樺山町, 211人)</p>	<p><b>食料品工業</b></p> <p>高砂麥酒株式會社(上埤頭, 122人)</p> <p>進馨飲料合名會社中崙工場(中崙, 125人)</p> <p>一六軒製菓工場(古亭町, 108人)</p> <p><b>化學工業</b></p> <p>東洋護謨株式會社(大龍峒町, 114人)</p> <p><b>原動機類製造業</b></p> <p>株式會社中田製作所(幸町, 109人)</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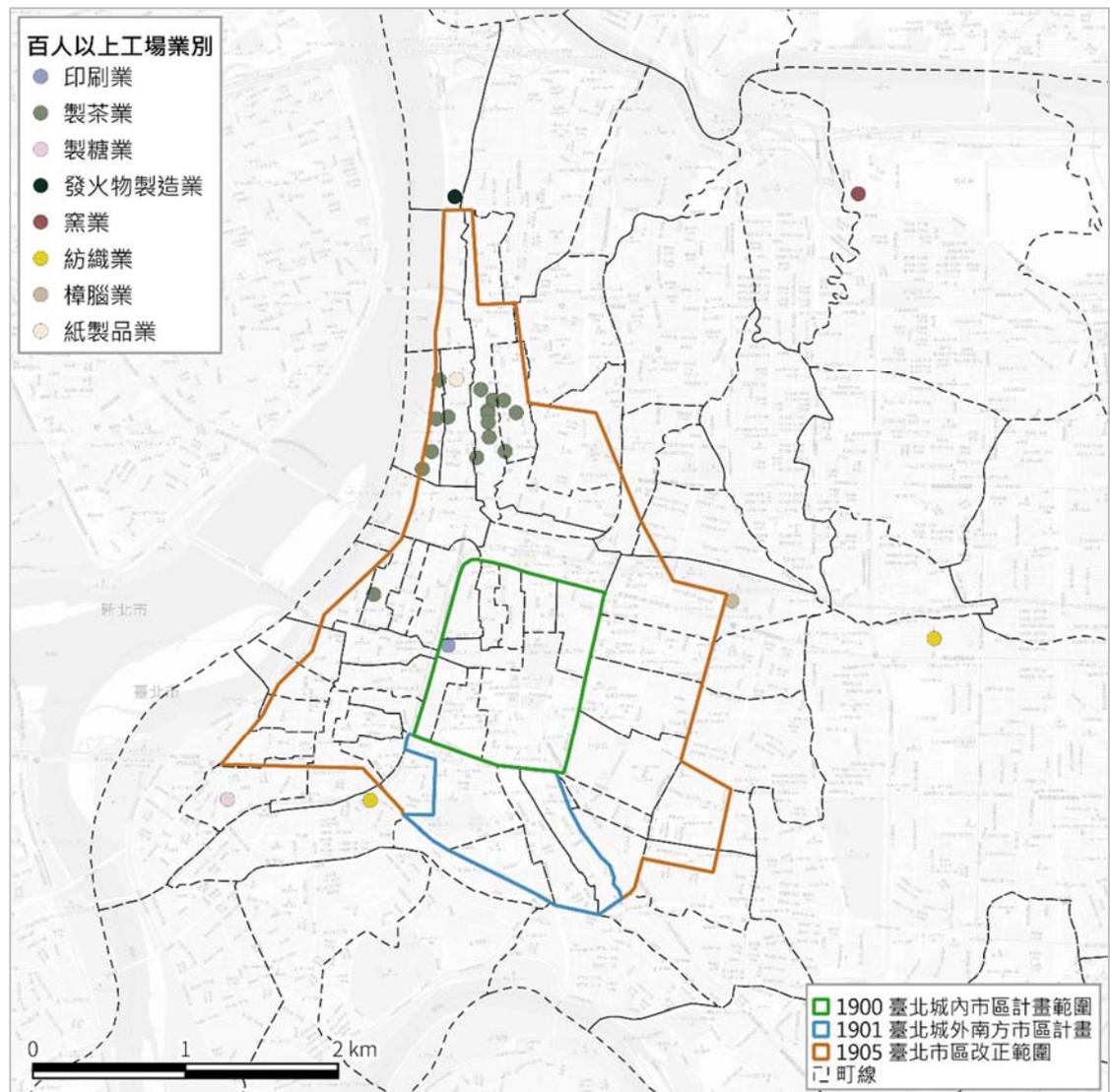


圖 3 1929-1932 年百人以上工場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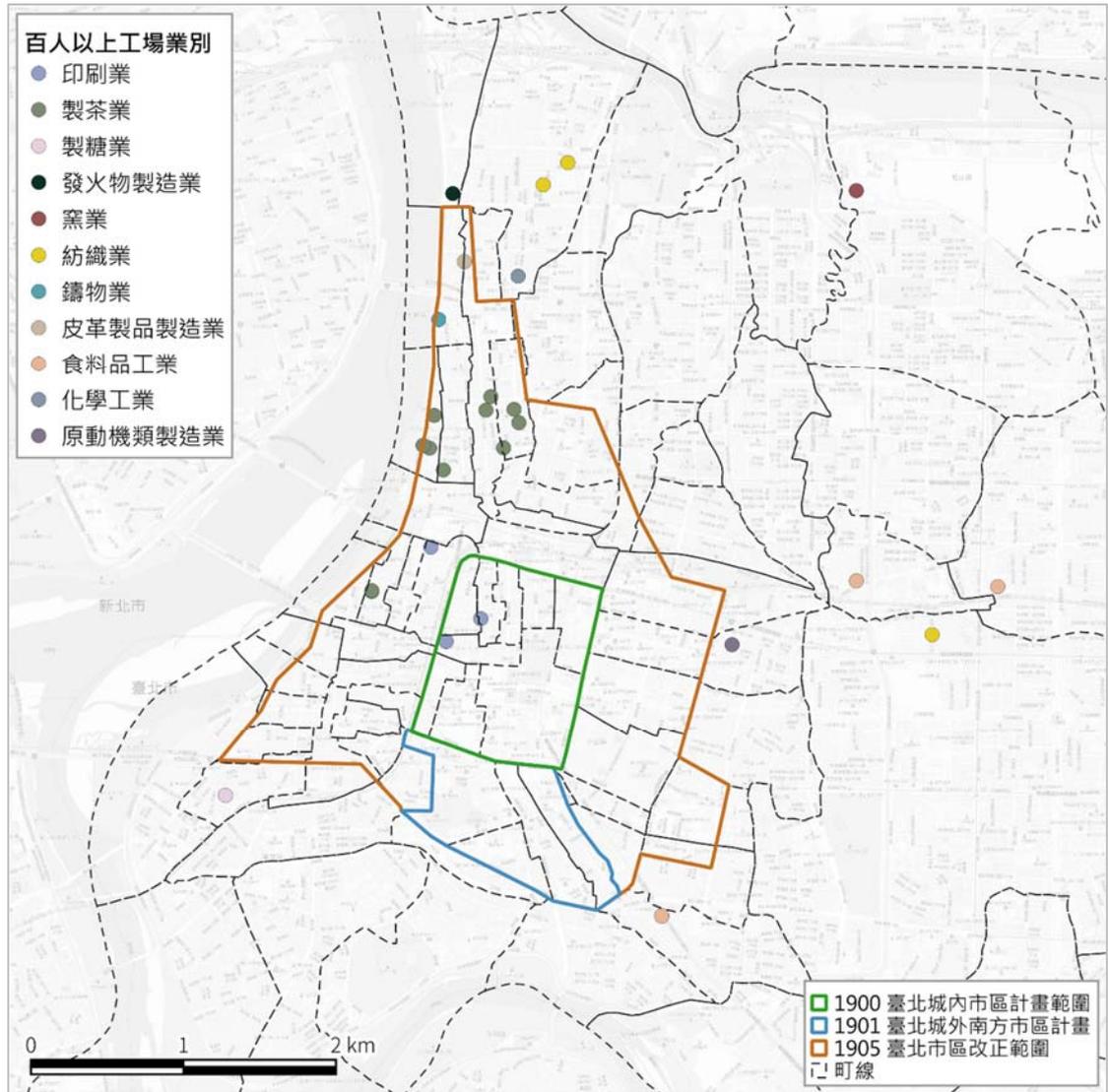


圖 4 1934 年-1938 年百人以上工場位置圖